



枕头遐思

高洪波

棉叫攀枝花,形象、生动,广东海南的称呼有更多意识形态意蕴,叫英雄树。我觉得云南四川的称呼更接地气,特别是当了枕头的填充物之后,攀枝花更有趣一些。就好比客人进宅,突然发问:这是什么枕头?你可以说是木棉,或者攀枝花,但若回答“英雄树”则有些尴尬。同一物件,名称不同,枕头也未能免俗。退伍回京,倏忽数十年,枕头与居室一样,不知不觉换了几次。印象深的是枕头进入文化系列,有各种各样的变异,有应对失眠的薰衣草枕头、神秘莫测的七孔枕,凡此种种,其实都依托一个成语“高枕无忧”。但也有反其意的医疗建议“低枕防病”,指的是防颈椎病。

今年有闲和几个朋友走塞外张家口,去的地方是蔚县,那里有打铁花和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去的地方叫涌泉庄,正赶上腊八节施粥,千人聚会。腊八那天正好是1月2号,我和一个朋友被例在元旦出门,这是罕见的行程。接我们的小伙子刘三虎麻利干脆,用两个半小时的工夫便把我们送到了首次造访的蔚县,于是开始了我的新年之旅。腊八之行,蔚县的历史与物产让我佩服敬畏,特别是蔚县传奇人物、我们朋友的太姥爷王朴老人,他是抗战时期为杨成武部队提供过巨大物质支援的乡绅,涌泉庄是他的故里,千人腊八粥宴以王朴的名义召开,具有浓浓的历史与现实双重意蕴。

我们元旦走蔚县,3号驱车离开,送我们回京的仍然是义工刘三虎,归途中聊天无意说起枕头,三虎一乐,说我们蔚县特产多,但小米和荞麦皮最有名,您留下地址电话,我回去就把荞麦皮寄过来。

就这样,2020年第一次离京出行,除了吃了一顿千人腊八粥,看一场壮观的打树花,居然意外获得了一个塞外荞麦皮枕头。现在这个来自蔚县的枕头伴我入眠,陪我入梦,也让我在漫长的宅家防疫期间,感受到王朴乡人刘三虎的诚信和友善。一个枕头,万般情思,任你是高官巨贾达人明星,谁都离不开的物件惟有它,好觉与美梦的物质依赖也只有它。

愿每一个朋友都拥有酣畅的睡眠,也拥有一个舒适的枕头。特别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睡眠很重要,对吧?

历数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性物件,枕头肯定是其中之一。猿人应该是不用枕头的,原始人好像也对枕头不那么依赖,没准那时的枕头,或是一块圆滚滚的石头,或是一截圆溜溜的木头,随手拿来,头下一垫,在温暖的篝火旁进入梦乡。原始人怎么做梦或梦见什么不敢揣测,但我想能够用枕头的原始人肯定脑容量够大、智商够高,比不用或不明白用枕头的部族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只是我的个人判断,没有考古依据,但人类的大脑如此无与伦比,除了火的使用之外,枕头肯定出了大力,只可惜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枕头与人的童年和记忆密不可分。我小时候印象深刻的是东北土炕上的荞麦皮枕头,圆滚滚、油腻腻,黑色的布包裹着,两头却是亮丽绣品,这种枕头先天属于关东文化和东北土炕,荞麦皮遂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

及至入伍云南,枕头在军营里成为一种奢侈品,大多是用包袱皮儿裹上衬衣或军鞋,往头下一垫便可大睡,真正意义上的枕头是一种美丽的向往,极少有人享用。但云南有各种土特产供士兵选择,譬如木棉。木棉在云南很多,木棉花的枕头是云南土著的首选,所以十年军旅生涯,我的离滇纪念品便是木棉枕头。云南管木



隔离沉思

尹汉胤

前一段,中国人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防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扩散的隔离生活,各地街道冷清,行人稀少,没有了往日喧嚣。居于家中的人们,在无奈、郁闷、恐惧中,每日聆听着疫情播报。的确,从悠闲自在的生活状态,突然被限定在固定空间,身心的不适成为了每个人面对的现实生活。处在隔离生活中的我,不禁回忆起了非典时期的往事。

2003年春天非典降临北京,随着感染人群的不断增多,北京果断地采取了隔离措施。一时间车水马龙繁华的北京,仿佛被按下了停止键,顿时全城一片寂静。在中国作协值班的我,接到了党组书记金炳华的指示,尽快与各地作家联系,组织一批抗击非典的文学作品。我即刻与各地作家联系,不几天便收到一大批抗击非典的文学作品。部分作品在中国作家网一经发出,便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随即作协又决定精选一批诗歌,制作编辑成精美的诗页和诗集,送给战斗在抗击非典前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面对这一任务却让我有些犯难。因为来稿中有不少是手写稿,而那时的我还不会用电脑。但处于非常时期,只能硬着头皮干了。我打开电脑,试着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屏幕上立刻蹦出一片乱码,我不敢再乱动,赶紧跑到网站求救,为了不耽误发稿,我让网站将稿件录入打印出来,我再在打印稿上校对编辑。虽然这样重复劳动既费时又费力,但别无他法,我只能以这种方式工作,加班加点总算按时完成了编辑发稿任务。

这次经历,使我对电脑产生了强烈的学习欲望,便问网站同事学电脑不难?他们笑着说这有什么难的,只要你学会汉语拼音,马上就能打出字来。听了他们的话,我立即坚定地说你们教我吧!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学会了电脑的基本操作,马上开始练习打字,当屏幕上现出了自己输入的第一行字时,心中兴奋不已。原来电脑操作这么简单,便立刻开始用电脑写作。虽然输入速度很慢,有时为了一个字都要费半天劲,但终于完成了我的第一篇电脑文章。然而,当我再次开机时,却怎么也找不到那篇稿子了。我着急地请同事帮助,他看过后说你没有保存,文件已不存在了。我沮丧地只能重写,然而在重写时,却又意外地发现,与原来的遣词感觉已不一样了。在非典隔离的那段日子,我竟然学会了以前认为“高不可攀”的电脑,从此进入了电脑时代。

倏忽之间,非典距今已17年了。电脑已成为了人人须臾不离的办公设备,是啊,日新月异的中国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跻身于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人人都生怕落于时代,被现代物质生活牵引着飞奔。处在隔绝中的中国人,在这时才清醒地意识到,我们需要停下来拷问一下自己,我们正在追求怎样的生活?

时间公允地记录着每个生命体的刻度,怎样在公平的滴答声中追求未来生活,反映着一个人、一个民族最本质的道德精神内涵。我们不能周而复始地好了伤疤忘了疼,在灾难再次袭来时才猛醒振作、英勇牺牲。此时,这场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全民战争还未有穷期,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打赢这场阻击战。每当中华民族身处困境时,便会爆发发出巨大的内在潜能。相信感同身受处于隔离中的人们,都会在这被迫慢下来的时光中,忽然想起了疏于联系的亲人朋友、曾经信誓旦旦的人生目标、来不及阅读的书籍、还未学习的各种技能……

真希望这次史无前例的隔离生活,能促使我们在沉静中进行一次集体反省,将这次抗疫之战,化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新生活起点。



绝句的琢磨过程

刘舰平

写诗如同琢玉,绝句犹似玉珠,愈琢磨愈圆润通透,愈把玩愈显现东方人性灵的光泽和汉语言的文化包浆。

我因眼疾困顿,读写不便,出门局促。幸觅得一只语音手机,居然有了信步云中的自由。与三五好友切磋诗艺,当是一日最惬意的事情。绝句,尤其五言绝句,仅20字,堪称字字珠玑,每个字都来得不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千余年前诗人贾岛的这番痴言,而今也成了我的切身感受。

前不久,我就写了一组五言绝句《这边风景》,依照往日老习惯,分别用微信发给了几位亦师亦友的高人,头一个便是何立伟。他天赋极高,读书又好,直觉尤佳,上世纪80年代就享有绝句小说家的美称。没等我喝完一杯茶,就听到手机有他的回复:“好得很!”还配了一个竖起大拇指的表情符号。随后又发来一句杜甫的诗:“庾信文章老更成”。他是个性情率真的人,说话不藏锋芒,不会敷衍客套。这让我一阵窃喜,对自己这组绝句心里有了底。

然后又收到诗词名家陈善坤先生的微信,他的点评直截了当:“《月徘徊》最好,好听。说意思,喜

欢《夜行者》。其余,各有好处。”他年逾八旬,虽是忘年交,我们依然喜欢叫他孺哥。他自学成才,16岁时填写的一首《定风波》词,至今仍被人记诵。

这天将近午夜,还收到韩少功的回复,他本人不开微信,通过他夫人的手机与朋友联系。我发给他绝句时附上留言:“此乃今年收官之作,请韩老师严苛阅卷,如能及格,则可安心过年了。”老韩深夜批改作业,比班主任还细致:“金句可圈可点。过端午中秋都可以了。其中,《说书人》与《怜李煜》够苍凉,有大国古风。《疑无路》清新,小可爱。《镜中人》凄婉,但枉拭或可改忍拭,补点主观情绪如何?《半扇门》画面独异,或可加一点动感,如雨蝶落雕花之类。以上是外行起哄。”

我当即采纳意见,做了两处修改。其一将“妆台伊久坐,枉拭镜中霜。”改为问句:“怎拭镜中霜?”另一句“泥埋门半扇,野菊祭雕花”改成:“暮蝶探雕花”,他当即点赞:“探字比落字好。”改毕皆大欢喜,我方才安枕而卧。

次日孺哥见我转发的微信又有评语:“就古诗句法而言,少功老师建议用忍拭,好内行。忍拭是不忍拭。”

我琢磨片刻,立马表示:同意,马上改。何立伟随后也表态:“忍拭”比较对头。

这样,三位高士一致认为“忍拭”比“枉拭”和“怎拭”好,我当然只能忍拭了。

再有,《半扇门》中原来那个“埋”字,总觉得不妥帖,我如同贾岛推敲不定到后半夜,一早起来突然想到一个“藏”字,便如遭电击般心头一颤,赶紧把那个“埋”字换掉,果然境界全新。汉字的精微奥妙,既让我寤食难安,也让我感奋不已。真乃是:胜过千言成绝句,二十字里有乾坤。

又是一夜未眠,苦熬寒宵冬至。居然信手拈来一联:泪流诗里心头苦,梅落梦中枕上香。绝句带给我的,是意象的凝练,是感觉的灵敏,是友谊之树长青。

附绝句一组如下:

五绝·这边风景

春晓图
岭上暗云红,江边薄雾蒙。
鹅鸭频扇翅,纷纷晾羽绒。

寻五柳
暑热心难静,蝉鸣夏日长。
纳凉寻五柳,不遇打渔郎。

镜中人

妆台伊久坐,忍拭镜中霜。
秋风庭院过,银杏叶金黄。

月徘徊

寒梅兀自开,踏雪故人来。
暗香疏影动,静夜月徘徊。

疑无路

山前疑无路,远上问牛铃。
笛音飘远处,流水小桥横。

半扇门

荒墟遭碎瓦,不见昔时家。
泥藏门半扇,暮蝶探雕花。

东隅逝

才上中天日,东隅夕照晖。
桑榆犹未晚,当忆少年狂。

怜李煜

一帘风月闲,故国改朱颜。
墙中无帝位,纸上有江山。

说书人

朝王成暮寇,茶水送春秋。
说书人拍案,苍狗白云悠。

夜行者

长安城廓远,魏晋竹林深。
月下吟吟者,多为賸酒人。



语言的乡愁

冰峰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母语,说大了,母语就是所在国家的语言,民族的语言;说小了,母语就是家乡话。对我来说,家乡话,更为具体、准确,也更容易理解。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包头。这是一座移民城市,市内原来有三个区。三个区有三种不同的方言。东河区,多数人源于山西,“走西口”而来,说的是改良过的山西话。因为迁徙时代久远,已变为“土著”。青山区,多数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援边知识分子和工人,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所以口音接近普通话。昆区,主要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包钢为主,援建包钢的工人多数来自鞍钢,所以昆区的口音是鞍山话。一座城市,三种口音,也算稀有了。

我出生在包头市的土右旗,之后又在东河区、青山区、昆区工作、生活,语言遭遇了多次“移民”。2001年,我又来到北京,语言环境再一次发生巨大变化。离开家乡的语言,漂泊着,没有根,同时也被多种文化融合着。我虽然号称“乡音未改”,但对于家乡的人来说,乡音早已是“跑调的”“不正宗的”乡音了。

背井离乡的语言,渐渐地,有了乡愁。于是我想到了诗歌语言的乡愁,小说语言的乡愁。

是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语言改良运动,开创了白话文,拆除了书面语言高高在上的围墙。老百姓和作家处在了同一语境,作家不需要

“之乎者也”也可以写文章了。

客观来说,白话文除了自身的涅槃外,还受到了很多外来语的影响,比如英语、法语、俄语。这样一来,汉语的白话文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新的语种,有些词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异,也长出了不同感觉的“乡愁”。加之当下全球化大语境对汉语白话文的冲击、破坏、污染,汉语白话文更是杂草丛生,一片混乱。

面对广阔的语言乱象,语言的“乡愁”开始迅速生长。有的作家在反省、回归,并对语言进行过滤、消毒。有的作家在自己的文化空间里,开发自己的个性产品,突破种种复杂的挑战,让语言的乡愁散发出人性的魅力。

作家总是先觉先知的,对于民族语言的异化和衰败总是警觉的。语言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长,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挑战潜伏在语言的周围。这些挑战,有来自语言外部的意识形态和资本、科技、生产、市场所构成的秩序,也有来自排斥、遮蔽和误解所构成的文化差异。而对于作家来说,摆脱外部的干扰才是语言回归的方向。小说家更是如此,写偏僻、落后、贫穷的农村,总不能用时尚的城市化的语言来写吧。

泥土的气息,好像变得越来越稀缺、珍贵。人们生存和居住的房子越来越高,干净的马路也己经将泥土驱赶得十分遥远。小说,要写出准确的人物命运,找到泥土,找到合适的语境,找到语境中自然、



星河

璩

存在的境遇 崔建军作